

石头，澎湖的灵魂

■蔡飞跃

躺在海洋臂弯的澎湖群岛，雅称菊岛，典型的“方山”地貌，地势不高，顶部平坦，海水的世界里，从里到外的蓝，漫向浩渺的远处。前仆后继的浪潮，多像时间的脚步。90座火山地形夹带岩造成的岛屿，仿如菊瓣展开在台湾海峡烟波上，一照眼，内心的语言浓缩成“震撼”二字脱口而出——

桶盘屿的玄武岩，是地质景观的代表作。数不清张扬力和美的六角柱，一根紧挨一根，引人联想罗马神殿的石柱。仪态平和的玄武岩也很耐看，西南海岸的莲花座，传说是海神送给观音的礼物，这个大大的同心圆平台，如同开在碧海中的菡萏，潮起隐没海底，潮落露出海面，展现两种撼动人心却又苍傲无比的美艳。

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把玄武岩塑造出绝不雷同的尊容：望夫岩、鲸鱼洞、船帆屿、鸳鸯窟、百褶裙石柱……它们惟妙惟肖，历经千载风霜，显现黑色的光泽，那被风雨雕琢蚀的花纹，依然诉说着不尽的沧桑。

菊岛的玄武岩、珊瑚礁不仅予人视觉的碰撞，也给人听觉的冲击。本岛马公的“风柜听涛”景观把我们的脚步挽留，海浪年长月久的侵蚀，

海崖根部形成一道狭小的地下海蚀沟，涨潮海水循着沟底涌入，洞内的声响好像风箱拉动。

海底有种珊瑚虫，小珊瑚不断生长，代代相传，至死不离母体，堆积成珊瑚树或珊瑚岩，微孔珊瑚礁澎湖人称为砵石古石。马公市笃行十村是台湾最早的眷村，老屋的墙体砌筑的便是砵石古石与玄武岩。这座不大的村子，因诞生拥有众多大陆粉丝的潘安邦、张雨生而名噪。

走进望安屿花宅聚落，是踏上菊岛的翌日上午。澎湖设治甚早，元代至元十八年(1281年)设巡检司，地隶泉州府晋江县。此地的移民大都来自泉(州)漳(州)两府，习俗、语言与闽南一脉相承。静心观瞻，古屋延续闽南建筑的布局，依据防风考量及经济性，先民就地取材，砌筑的砵石古厝冬暖夏凉，建筑形式与台湾本岛及金门不同。独树一帜的风貌，呈现了独特的风采。

菜宅是澎湖的奇观，菊岛东北季风强劲且挟带盐雾，农作物不易成活。为了抵挡强风，澎湖乡亲围绕着菜园，用砵石古石、玄武岩砌筑一米余高的矮墙，小的菜园称为菜宅，成片的田园由于一格格整齐如蜂巢，取名蜂巢田。

岩石为乡亲造福岛上，也造福海上，一种称为石沪的矮堤给我长了见识。澎湖四周环海，岛上的菜宅触动渔民的灵机，他们用砵石古石、玄武岩在潮间带干垒起石沪，涨潮时，鱼群洄游进入石沪内，退潮后困在沪内任人捞捕。石沪补充了居民的衣食。

玄武岩是平凡的，但一经澎湖人的巧手，便成墙、成沪、成塔。海边、路口、山顶，高耸着众多七八米高的塔式、器物式石构筑物，一问，才知道是菊岛版石敢当。塔顶塑有石磐、木鱼、蛟龙，创意新颖，无疑是澎湖的石塔信仰文化的智慧结晶。

晚春六日，马公、虎井、桶盘、望安、七美、吉贝诸岛屿留下我的笑语。山水沙滩、跨海大桥、通梁古榕、西屿西台、西瀛火花……震撼一波接着一波。然而，最最震撼我的，当属石头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石头是澎湖的骨骼、灵魂。

徜徉于澎湖群岛，不难发现，玄武岩、珊瑚礁与澎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显然，石头是澎湖的瑰宝，是澎湖的灵魂。与玄武岩、珊瑚礁的不相而遇让这个春有了一首曲，这首曲属于澎湖，属于我情感花园角落里的那一片相思树。

写给十七岁的你

■贾振宇

听着周杰伦的歌，总想起一些人，一些事。那些干净的旋律让我心中安然，想在另一个地方，你是不是也在静静地聆听我的忧郁，然后轻轻眯起眼睛，回忆曾经的过往？

岁月在墙上斑驳看见小时候。——《东风破》

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。你转学来到我们班，站在座位上低着头，头发短短的，硬硬的。我和你说话，你就抬起头笑了，于是我看见你的眼睛，很黑很亮，嘴角牵起来有一个小酒窝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像是没有打磨过的贝壳。

我是个孤僻的孩子，却在那一天一脸灿烂地向你伸出了手。许多简单而又孩子气的对白我已无从记起，只剩下那些阳光在我心里大把大把地明亮着。多少年后的今天，那片笑声依然在我的梦境里。

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——《一路向北》

渐渐地，我们潇洒地甩开红领巾，对着小学的大门打了个响指后转身离开。那七年的时光啊。

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分在了一个

班。我记得当时我看着分班表笑了很久。那一年差不多是我过往生命中最明亮的日子，好像全世界的阳光洒在全世界的水面上。我们在那个懵懂的季节里结识了很多懵懂的少年，我们上课一起偷吃零食，一起疯狂地追逐游戏，一起缓缓骑着车子回家……

但那一年，我们在青春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迷茫了。我没有梦想，找不到方向，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毫无表情地行走。而你开始醉心于游戏，渴望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真实。

终于，我在年级红榜上再找不到你的名字。你转了学。那一天，我推着车子回家，踢着小石子，轻轻地哼着：

我怎么能放弃，我留着陪你，强忍着泪滴，有些事真的来不及，回不去……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。——《回到过去》

2011年的夏天，在天空最清澈的七月，我来到现在的高中，那种陌生感让我想起漂泊。

我每天都在怀念。在窗外有云

飘过的时候，在提起钢笔写字的时候，在看见某人的笑容似曾相识的时候，有那么一刹那，我像是跌进梦境，无数的花儿纷纷落下，绽放的是我熟悉的容颜。

我怀念那个笑容灿烂眼神明亮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和我说话时一脸认真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骑着车子轻轻眯起眼睛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有时候很难过不知所措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让我快乐开心和忧愁落寞的你。

我怀念一切的你和你的一切。我渴望在下一个路口，依然与你相遇。

昨天在QQ上看到你呼唤我，我无声笑了。

我想起你的生日。你快十七岁了，这是我们最后可以理直气壮孩子气的时光。而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或许我依旧要在别处漂泊，无法像童话里的英雄一样出现在你面前。只好把这些散乱的文字和零碎的记忆送给你，当做我们相识近十年的纪念。

芦粟

■陈柏有

孩子们都不在身边，老两口挺寂寞。我坐在阳台上，仰望皎洁的明月。今天是二姐忌日，我回乡纪念她，顺便带回芦粟。我拗断一根芦粟大嚼，甜津津的，但心头掠过一丝惆怅，一分失落。

芦粟啊芦粟，你不起眼，却始终不渝陪伴我们这辈上海人。

郊区一向富裕，我父亲又是镇上的中医，建国初，我家算得上小康。可是，上大学前，我吃的零食不外乎茅针、桑葚、毛豆干、胡萝卜干、青玉米、爆米花等，而不花钱的美味当推芦粟。父亲贪租金便宜，在农村租房。租房是连宅基地的，母亲便带姐姐们和我种蔬菜、杂粮，当然也种芦粟。芦粟籽发红了，我便迫不及待，经母亲批准，拿把菜刀，“喀嚓”一声砍下一棵。姐姐们捋叶、去梢，然后晒干：梢可扎成扫帚，叶、皮冬天可烧火。姐姐们只可一人拗一节，撕成皮条，剪成斜口，往肉里一插，嗨，一盏小灯笼！姐姐们得等我欣赏这“艺术品”直到厌倦才可吃掉，因此，她们常吃干乎乎的芦粟。姐姐不让我撕皮，因为这得有点水平，否则，剃刀般锋利的皮割破皮肉，甚至深可见骨。不过不要紧，从皮上刮下白霜般的粉一抹，捏几捏，不出一星期，伤口愈合，没疤。

说来也可怜，有年夏天，骄阳似火，蝉鸣如雷。一个小贩骑自行车到村头，“惊堂木”敲得木箱震天响。他扯开大嗓门吆喝：“赤豆棒冰，五分一根！”我刚上小学，赤膊赤脚蹦进门大叫：“姆妈，买三根棒冰！”母亲一听，瞪大双眼怒喝：“什么？三根棒冰！你……”见她扬起右手，姐姐眨眼睛，我掉头就逃，傍晚才溜回家。晚饭后，乘凉时，父亲打断母亲的数落，慢条斯理地劝说：“何必呢？我们劳劳碌

碌，为谁呢……”第二天，母亲收拾一堆破烂，恩准姐姐们带我卖掉。我拉上比我大十多岁的姐姐们，换来两包橄榄，和姐姐们分吃了五天。我至今还会哼小贩拖腔拉调、令人垂涎的叫卖歌：“脚踏车，卖橄榄，一分买两只，十一只卖五分！香炒热白果，香是香来糯是糯，老太婆吃了眼睛多，新娘子吃了肚皮鼓，大姑娘吃了奶奶大！”

我大女儿是“文革”时出生的。她幼小的心灵中，郊区姑妈就是各种零食丰富的小店老板娘。我常告诉她，故乡啊，故乡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小桥下清清的流水“哗哗”淌。傍晚，我把菜刀插在腰间，拖捆芦粟，赤脚行走在乡间小道上。远处，夕阳的余晖染出大片金色，老牛“哞哞”叫，小狗前窜后跳地吓唬一步三摇归棚的鸭和鹅……她天真地直叫：“爸爸，我长大种田去！”她哪会知道，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，丰收的喜悦背后是劳动者的艰辛，芦粟的甜汁饱含生活的苦涩。

改革开放多年了，二姐几乎年年送土产来。已经工作的大女儿说：“姑妈乘长途汽车，再摆渡，花这么些钱送来，何苦呢？要吃，浦东也买得到。”妻子也时常提醒我：“她已年届甲子，空身来看我们已不错了……”我总说：“让她送吧，我是她的小弟呀！”凡送来芦粟，我当二姐面就吃，当然，皮由她撕。

二姐病逝前，我到医院探望。她问我：“弟弟，你还记得爹爹的一句话吗？”我问：“哪一句？”她闭上眼睛说：“衙门钱，一蓬烟；生意钱，几十年；种田钱，万万年。”

二姐，你尽管仙逝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弟弟仍会吃到外甥特种的芦粟的。



莲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尚林题词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： 梁祖文

30.豫东纵队驻地。

李子木慌慌张张来见魏凤楼：魏司令，大事不好！纵队王其梅政委春节前到黄泛区特区政府检查工作，遭到背信弃义的郭馨波和胡瑞甫的偷袭。突围不成，他和史文焕副区长，还

有他的警卫员王海成被捕，现在被关在扶沟县监狱里。

魏凤楼：王政委身份暴露没有？

李子木：胡瑞甫背信弃义，偷袭黄泛区政府的目的，是想把区队武装一网打尽，拔掉插在扶沟和太康之间

的钉子。但他只认识史文焕，不认识王政委他们。胡瑞甫气得直拍桌子，指着部下的鼻子骂“饭桶”。王政委虽然被捕了，但身份一直没有暴露，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区区队的文化教员。胡瑞甫也从史文焕口中得到了证实。史文焕和胡瑞甫打过多次交道，身份胡瑞甫早就知道了。

魏凤楼：只要王其梅同志的身份不暴露……(沉思了一下)子木同志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看不如这样……

31.国民党扶沟县政府。
胡瑞甫气得直拍桌子，指着常备队队长大骂：饭桶！我和郭专员动用了两个县的兵力，原指望将共匪一网打尽，却只抓住了一个副区长和一个教员，让人都跑掉了！你说你不是饭桶还是什么？

常备队队长委屈地说：胡书记，他们就十几个人，都让我们围住了，也就跑出去那么十几个人。再说，副区长长官也不小啊！

32.正当胡瑞甫大骂之时，李嵩鼎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
胡瑞甫立即笑脸相迎：嵩鼎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！

李嵩鼎：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今天是正月初一，吕家潭的父老乡亲，委托我为代表，给你胡大县长拜年来了！

胡瑞甫：看你说的，乡里乡亲的，什么大县长啊！谢谢嵩鼎兄，吕家潭父老乡亲的心意，我胡某收下了。

胡瑞甫指了指椅子：嵩鼎兄请坐！

胡瑞甫瞪了部下一眼：没眼色货！老子老家来人了，你还待在这儿干啥，还不爬一边子去！

李嵩鼎在椅子上落座后，说道：迎祥先生，今天上门还有一事。

胡瑞甫：还有何事？

李嵩鼎：迎祥先生的老前任，魏凤楼老县长派人托我给您送信一封。说着掏出信来，递给胡瑞甫。

胡瑞甫拆开一看，只见那信笺上只写四句话：

双十协定墨未干，
灶王归时起硝烟。
莫叫干戈重相见，
送我区副早回还。

魏凤楼民国三十九年二月三日。

胡瑞甫看罢，傲气十足地仰天大笑，然后咬牙切齿地说：想要史文焕？等着领尸吧！立即把那信笺撕得粉碎，狠狠地摔到地上，然后拿起桌上的毛笔，给魏凤楼写了一首诗以代回信：

一杀史文焕，
二捉魏凤楼，
三捉王其梅，
斩草根不留。

33.豫东纵队驻地。
魏凤楼看信后，哈哈大笑。
李子木不解地问：胡瑞甫不肯放人，司令怎么还笑啊？

(104)待续